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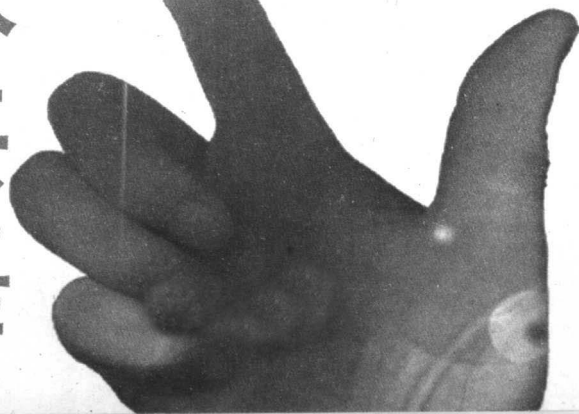
人猴共舞

韩静霆 著



韩静霆 著

人猴共舞

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猴共舞/韩静霆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02
ISBN 7-5006-4644-5

I. 人... I. 韩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89255 号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84015592 发行部电话: (010) 64010813

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1/32 8.75 印张 11 插页 173 千字

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,000 册 定价: 16.00 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64033570



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
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
中国音协、视协、剧协等会员
空军文艺创作室主任、文职少将

陈逸飞

履 历:

关东鲁人,文学甲虫。白石徒孙,痴魔画童。

音苑学子,久废琴声。空军少将,纸上谈兵。

担纲总撰稿并策划的国家级盛事:

中央电视台春节歌舞晚会(1992、1993、1994)三届

国家文化部春节晚会(2000、2001)两届

远东及南太平洋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大型文艺演出

世界妇女大会开幕式文艺演出

首都欢庆香港回归大型文艺演出

首都欢庆澳门回归大型文艺演出

第六届少数民族运动会开幕式文艺演出

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大型文艺演出

部分获奖作品:

《孙武》(长篇小说及20集电视连续剧、话剧)

《凯旋在子夜》(长篇小说及11集电视连续剧)

《战争让女人走开》(中篇小说及电影)

《市场角落的“皇帝”》(中篇小说及电视剧)

《大出殡》(长篇小说及22集电视连续剧)

《今天是你的生日,中国》(作词)

《希望》(作词)

《远的云,近的云》(无场次话剧)

《男子汉去飞行》(作词)

作品曾获:

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;全军八一文艺大奖(两次);全国图书奖(三次);广播电影电视部“星光奖”之“优秀撰稿奖”;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(三次);全国畅销书奖;全国青年最喜爱作品奖;影视作品获“飞天奖”、“金鹰奖”、上影厂最佳编剧奖;全国散文大赛优秀作品奖等。部分作品入选大、中、小学课本。

美术作品:

曾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(1997),并在广州(1995)、福州(1994、1995)、哈尔滨(1993)、太原(1998)、澳大利亚驻华使馆(1997)举办个展,在北京音乐厅与澳籍女画家合展(2000)、英国伦敦三人联展(2001)。作品多次参加全国性展览。部分画作分别为澳大利亚总理、瑞典皇室、日本桥本家族及著名收藏家收藏。

猴孙之舞·自序

那日,我从厦门回到北京,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兰之光一行四人,把我堵截在家,声称他们已经“蹲坑儿”“蹲”了四天,就等着俘获我,兰拿出两个题目要我做,一是《二泉映月》,二是《三万金猴》,我都很喜欢。犹豫片刻,我闭上眼睛摸了第二个。他们都说就这么定了,就请我吃重庆火锅,麻辣烫。我一边被麻着、辣着、烫着,一边就开始情不自禁地往他们设的套儿里钻,开始胡思乱想,于是肠痉挛,火锅里的涮肉没捞净,我就险些倒在肥牛猪血之间,被送回了家,吸开了氧气。

上影设想的是一部“人偶片”,人与卡通共舞,开始我觉得自己有戏可做,踌躇满志。接下来就发现这是个不大不小的陷阱。我要写的万氏兄弟确有其人,历史如铁、已铸成形。这样一来,人物真实经历与浪漫想象是一对儿矛盾,写实与虚构又是一对儿矛盾,我想我完了。

上影厂的朋友们信誓旦旦说这是“大片”,要大投资,高

科技含量。这更使人疑惑，大投资，所需环节多，谁知道会在哪儿卡壳？天又这样热，我写完了他们不要怎么办？他们不投资了，我又不能投海，我得想个办法。其实我也没办法可想。既然答应了，只好硬着头皮干。于是，我就先构筑文学基础，依我的习惯，先写小说。

就这样，我写成了这部小说，再加上电影剧本，我光荣地下了两个“蛋”。我自己也不清楚，如何处置我在这个酷夏时节下的两个“蛋”。原本我是企图尽一切努力下“双黄蛋”的，后来不是“双黄”。两个蛋并不完全一样，也许是一个是鸡蛋，另一个是鸭蛋？

我在那年夏天创作的这部长篇小说和电影剧本，读者如果细心品味，可知它们纯系一口气贯下来的，虽然在样式上有些变化，却都是以中国动画大师万籁鸣的生活经历为创作素材的作品。写万籁鸣和他的兄弟艰苦卓绝地创造了动画精灵，并且生活在那些精灵之中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万

籁鸣就是“上帝”，是“造物主”，他创造了一个丰富而又神奇的世界，他自己在那个世界里获得了新的生命，并且永生。从1926年，他和兄弟们创造中国第一部动画试验片《纸人捣乱记》算起，到1933年他们创作了中国第一部动画片《骆驼献舞》，再发展到1941年万氏兄弟推出中国第一部动画长片《铁扇公主》，为了这许许多多的“第一”，万籁鸣用了十五年的时间，如果从他理想构筑时算起，恐怕不止两个十五年。万籁鸣为此支付了全部青春。他的苦乐和悲欢，幸福和苦难，尽在其中。经过了对万籁鸣生活素材的概括，取舍，熔铸生发和重新建构，我开始了心灵的浪漫之旅。说实话，这些生活素材给我的指令，我无法逃遁。小说中视情节发展需要，人物用了化名，如出资支持万籁鸣《铁扇公主》制作的“上元公司”，改为“天元财团”，公司总裁盛丕华，在小说中出现的是盛费嘉。再如万籁鸣在自己的回忆中说的初恋对象，在小说里的姓名是“阿娇”，后来成了卡通，成了一种精

神幻象，不死的精灵。关于万氏兄弟的名字，我本来用的是真名，以示崇敬。我甚至还热情百倍而又天真百倍地拟报请有关“头儿”，给万籁鸣的故居钉上“铜牌”，以供后人瞻仰中国动画之父的生命摇篮。不料，在电影制片厂举行的盛大讨论的前后，据说竟有人潜心考证动画人物阿娇的年龄、家庭出身、政治面貌，生活履历。说是如果对不上号儿，我就要惹麻烦，这令我陷入极度的痛苦和尴尬之中。我想找个没人儿的地界好生哭一场，骂骂人，然后砸点不值钱的东西什么的。我的本意是引吭高歌动画大师万籁鸣的，可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写着写着撞见鬼了，把这人写成了在活生生的动画之中生活的精灵。活人毕竟不可能与赛璐珞片儿耳鬓厮磨，谈情说爱和共创大业。艺术真实在被告席上顷刻会被撕得粉碎。我打过官司，虽然连战连胜，胜诉的我，身上也满是血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拳击台上并没有胜利者，这话至情至理。于是，咱就开始绞尽脑汁想主意，

想做个“狡兔”，能藏能逃。我决定了，喊一声“一二三”，作品中的人物，全都换了化名。如此这般，万家鸣何在？陈蔼卿何在？阿娇何在？既然这些名字都是虚构的，没人能半夜敲门勒索和绑架，咱就可以在夜里安心睡大觉，哈哈，“老子”不处网罟之水！如此一来，我反而获得了更大的艺术自由，尽量挥洒想象，构筑现代寓言。说心里话，我这样做，完全是无可奈何，书稿完成之后，不禁望空一拜，万籁鸣，万先生，敬祈见谅！我要对万先生说，我写万先生与动画精灵们活在一起，绝非我由着性儿想怎么浪漫就怎么浪漫。想这万籁鸣，童年时代便与《西游记》里的孙悟空结缘，一生都在努力让孙悟空在银幕上活起来。他在这些动画人物身上注入了自己的精气和心血。他在自己的自述中，也自然而然地和那孙悟空说话聊天儿。那些动画人物已经是他生命的一部分，他们与他们，真正的荣辱与共，悲欢与共，息息相关，相濡以沫。所以书中的那些非常情境并非我臆造的，其实是真正的真

实,内在真实。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,事先仅想到了几个情节支点,并无提纲,全是自然流淌。每日写作时间约三四个小时,三千字四千字没准儿。有一点要告诉读者的,就是许多情节真实得渗着鲜血。再有,“文革”中万籁鸣夫妇的悲惨境遇,囿于结构做了些舍弃。

我真的像一只下完蛋的“老母鸡”,红着脸,咯嗒咯嗒地叫着,希望人们欣赏我的“红皮儿蛋”。电影剧本给了电影厂,厂方曾给过我一个文字意见,意思是初稿认可,作品偏长,需删减修改,动画部分应占全剧百分之四十左右。后来,没信儿了。曾经咬牙切齿要搞成中国第一部人偶片的领导,壮志未酬。转眼之间,合同有效期已过,当初请我吃麻辣烫火锅的策划和责任编辑之一兰之光,曾经为这个剧本失眠和动容,接下来也杳无音信,火锅再也没有点燃,不知是因为投资经费弄不到,还是别的什么原因。可是,年逾五旬的我,下这两个“蛋”实在不是容易的事,思来想去,算算自己

所剩的并不算多的时日，还能“下”几个“蛋”？不如抓紧把小说先出了，嚶其鸣矣，求其友声。

写作时节真是无比幸福。因为进入写作情境。我知道我活着。我时而全无自信犹如一只丧家之犬，进而全盘自信恰似天王老子，在自信与自卑的交替之中，我在稿纸的横格之间爬行。奇迹不断出现：我写作的小房间是所在单位赐借，白瓷砖到顶，暑天极其闷热，很像厕所或澡堂子。我写作的日子把整个夏天拥入怀。门外，向左五步是尿池子，向右五步是贮满了半尺臭水的地下室，大门外是垃圾的“小山岗”。在这些日子里，苍蝇蚊子不停地向我明送秋波，盘桓爱恋，我的笔就和蚊蝇共舞。我把生活中一切龌龊全然忘掉，我把人世间的一切不如意丢开，我尽享创作的幸福，尽管时常误了开饭饿着肚子。我很感谢我身边的干事，他们把我的狂草打成清清楚楚的稿子，把我压缩贮存在一个巴掌大的磁盘里。

我十分荣幸地活过两个世纪。在二十一世纪之初，我又幸福地得到本单位一位姓蒋的部长的关心，搬到了一间宽敞明亮的书斋兼画室里干活。我还弄了些花花草草放在斋中，偶尔在这里睡午觉的时候，竟提前享受了“安卧在鲜花丛中”的闲适。可人终究不能饱食终日，无所事事。倘若我有一星期不侍弄笔墨，我的口角定然会生出燎泡或口疮。于是，我便将那年夏天下的“蛋”又拿了出来。我把书稿稍作修饰，交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朋友们手中，感谢他们的宽容和帮助，我的这个“怪味蛋”，终于要上市了。

书名定为《人猴共舞》。

谨以此书献给中国动画之父万籁天和他的兄弟们。万氏兄弟与猴共舞，我也巴望着能在大师门下成为一只舞着的“猴狲”。

1998. 7. 31—2001. 8. 16

1

万家鸣做梦也没想到成为日本占领军的宾客，他几乎是糊里糊涂走进了日军报道部官邸。人生的际遇就是这样难以预料。这天早晨，太阳没有了，风全死净了。日军的飞机累了，也没满天满地扔炸弹。大上海这座“孤岛”，笼罩在阴森森的死气里。要说这样的日子也真是难得，孤岛南京路瞅准了这个机会蠢蠢欲动，大小老板们纷纷打开半扇门，伸头探脑，寻生计。万家鸣当然也不放过这个天上不落炮弹的好日子，揣上从两个弟弟那儿搜罗到的“银子”，直奔南京路的旧货店。他早就瞄上了旧货店里摆着的德国安赖蒙木壳摄影机。倘若把这架德国造弄到手，改装成功，他万家鸣将创制拍摄中国第一部长卡通片，万家鸣可就不是万家鸣了，万代扬名也说不定。直到现在，我坐在九旬的大万对面，还不难追寻到他当年的一身虎气和猴气，现而今的大万，油光光的秃头从一圈如银白发里升腾起来，当年他的头发自然是





杂草茂盛，鸟能做窠。那一双眼睛和灯泡儿相仿，溜圆、贼亮，一直亮了九十多年。鼻子依然是老大一块肉儿。那嘴巴，那下颚，简直是从精猴那里克隆来的，肯定是永不改变。这位老先生，九十多了还骑着英国造凤头牌旧自行车满世界溜溜地跑，真是人间奇迹。他浑身散发着活力，周身的关节永不生锈。他穿着一身粗格呢的旧西服，领口袖口全磨破了边儿。他两手插在裤兜里，直奔旧货店，把衣袋里所有的钱掏出来，丢在柜台上，摸到了安赖蒙旧摄影机不撒手。旧货店老板带着一身旧货的霉味儿，把安赖蒙抢了过去，望着万家鸣和万家鸣那点儿可怜的银元纸钞苦笑。旧货老板说，你还让不让我活了？你还让不让我吃饭？旧货老板说，这是纯正的德国造，安赖蒙，你把眼睛擦亮了，你这点儿钱不够我一家老小塞牙缝呢。万家鸣神秘兮兮地对老板说，日本人的飞机又来轰炸了。老板说，来吧，别不来。炸翻了这个旧货店我省心了。万家鸣向外望望，煞有介事地叫了一声：哎呀，飞机真来了！这回那旧货老板的脸哗然变色，真就扒门口去望了望天。看看没事儿，赶回来，拿了鸡毛掸子乱拂一气，理也不理万家鸣了。

万家鸣赖在旧货店不想空手离去。一时找不到打动旧货店老板的说辞，就这儿看看，那儿瞧瞧。

旧货店从南京路高高的石阶上升起来，不算大。那架旧得不能再旧的“安赖蒙”木壳摄影机，站在柜台外面一堆旧货杂物之间。店铺上方悬挂着破旧西服、长袍、马褂，幽幽地发出一种死尸的腐臭。下面货柜里杂陈着明清甚至宋代的旧瓷器，总让人觉得是某某家破人亡后的遗物。旧的照相机



有几架,还有一些停摆的老怀表,老式座钟,还有鼻烟壶、礼帽与瓜皮帽,金丝眼镜也有。在这杂物之间,偶尔光顾旧货店的顾客也是旧的,大多又旧又破。倘不是穷困,谁到这儿来拣废旧物品救急呢?摄影机当不了吃,当不了喝,所以,“安赖蒙”木壳摄影机是最少有人问津的,它既不美观,也不适合家用,摄影机的木壳斑斑驳驳,挂着灰,看上去更像一个破妆奁匣子,匣子下面长出三条腿,便是三脚架。万家鸣掀开后面蒙着的黑布帘,去看那装底片的匣子是否好用,又伸直了脖子对着镜头傻笑。那老板对这毛头小伙子不耐烦,拿眼睛涮涮,道:“我说你,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。”

“您不卖?”

“不卖。”

这时候,不知何时走进店堂的一位西服革履说话了:“你把这架什么摄影机,给这位先生包上。”

那老板一愣。

万家鸣也一愣。

老板立刻又笑了:“这位先生,您跟我开玩笑吧。”

那人声音并未放大:“包上。”

老板摸不清底细,打量着这人。

这个人头大,个子不高,油光光的圆脸,五十上下,身上是名牌西装,锃亮的皮鞋。嘴里命他包上摄影机,眼睛却既不看他也不看机器,只对万家鸣彬彬有礼:“请先生跟我来,”又对老板淡淡地说:“包上,给万先生提着,跟我拿钱去。”

老板:“请问您府上是……”





那人说：“门外洋车等着呢。”

旧货老板一听这话，知道来人是有所预谋的了，但不知是什么庙里的神仙。他心里害怕，满脸惶惧，跟头骨碌地抓了包袱皮，跑过去裹木壳摄影机，两手抖得厉害，拾了一个包袱的角儿，找不到第二个。

那人对万家鸣和风细雨：“请吧，请。敝人姓田，叫我小田好了。”

小田？

万家鸣弄不清到底出了什么事，还没有来得及问，便被小田推出门，挟持着上了洋车。

洋车到了日军报道部门口，万家鸣想不进去，也不行了。

.....

日军少佐川岛像个老熟人一样，笑眯眯的，用半生不熟的汉语，在官邸热烈欢迎万家鸣：“万先生，万家鸣，你我大幸会。你的中国卡通的第一个创造。你的十八部的卡通片的创造，我的都完全的知道，我们现在是朋友，顶好的朋友的我与万。”

万家鸣听了川岛这番话，目瞪口呆，他被“请”到日军报道部少佐的官邸，如果劈头盖脸挨一顿臭骂，或者浑身上下领教一顿蘸水皮鞭，再不就顺嘴顺鼻子灌些辣椒水儿，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。怎么，少佐先生把他称为朋友，而且是顶好的？他吓了一跳，不知所措，川岛看着万家鸣呆若木鸡的傻样子，“嘿嘿嘿”地挤出几声得意的笑，连道“请坐”。万家鸣却伸直了脖子，只顾瞧着川岛，坐不下来，这位少佐，从日

